

文字词汇探究

刘中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文字词汇探究

刘中富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字词汇探究/刘中富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 - 7 - 5203 - 0347 - 7

I. ①文… II. ①刘… III. ①汉语—词汇—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994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56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文字词汇探究

CONTENTS

上 编 理 论 篇

试论汉字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3
现代汉语词汇特点初探	19
“棒”字意义演变的历史层次 ——兼论词源研究应注意的几个原则问题	32
新造·吸收·转化 ——当代汉语新词语产生的基本方式	48
浅谈由多义词素造成的多义复合词	58
现代汉语三音节词的判定问题	66
汉字的字形特点与秘密语造词	84
秘密语社会化的表现及其原因	90

成语的界定与成语的层次性	96
汉语同义成语和异形成语的区别与释义问题	115
汉语异形成语琐谈	129
造词法和构词法的学术分野与内在联系 ——谈葛本仪先生对汉语造词法和构词法研究的贡献	145

中编 应用篇

关于《现代汉语词典》收释外来词的几个问题	161
论《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处理异形词的得失	171
“的士”及其相关词语的读音规范问题	185
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成语注音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192
第5版与第4版《现代汉语词典》异体字整理比较分析	213
汉语中型语文词典收释专名词语的实践与规范	234
卢戇章切音字连写分析	247
构词解疑	252
确定单纯词与合成词的依据和方法	259

下编 文献篇

试论《干禄字书》在正字学史上的地位	269
《干禄字书》的异体字及其相关问题	278
《干禄字书》正字的性质及其来源	289
“𪛗”字考释 ——兼及𪛗、𪛗、𪛗	300

《字鉴》所指唐宋正字书错误考辨	305
《释名》性质新论	318
《释名》“一词二据”现象及其产生原因探析	334
从《释名》“同实异名例”看刘熙的词汇观	344
《释名》所见反映古代妇女生存状态的特殊词语	354
后 记	359

文 字 词 汇 探 究

上编 理论篇

试论汉字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一 引言

近现代西方语言学者已注意到汉字跟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把文字分为两种体系, 即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 指出表意体系是“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 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 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进而认为“对汉人来说, 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 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还说明了汉字的超方言性质, “汉语各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①。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布龙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 认为“汉字发展了完善的表词文字”, 并指出以汉字为代表的表词文字的优缺点, “表词体系, 照我们在汉字里所看到的, 有一个缺陷, 就是人们在这个语言里有一个词就得学习一个符号。……另一方面, 这种体系却也有很大的优点, 就是字形并不受词

* 本文曾刊于《中国文字研究》2012 年第一辑, 总第十六辑。

①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高名凯译,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50—51 页。

的语言形象所约束。汉族人民讲好些互相听不懂的方言，但是在书写和印刷方面，他们遵循一定的词汇和词序习惯，这样就能互相看懂彼此所写的东西，并且，经过一番训练，也能阅读他们的古代文学作品了”^①。

在汉语言文字学界，自从受西方现代语言学思想影响认识到汉语和汉字属于不同的符号系统后，有关汉字的性质、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受人关注的问题，但争议颇多。关于汉字的性质，有表意文字说、词文字说、语素文字说、语素一音节文字说、意音文字说等。^② 关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曾有适应说、互动说、本位说等。^③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厦门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还于2008年11月24日至26日在厦门联合主办“汉语与汉字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有多位知名学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深入探讨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表现，如王宁的《论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胡明扬的《汉字和汉语问题》、单周尧的《汉字与汉语关系研析》、李如龙的《汉语和汉字的磨合、互动与和谐发展》等。事实上，汉字的性质问题跟汉字与汉语的关系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弄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才可以准确为汉字定性。而讨论汉字和汉语关系的论著多集中在汉字与汉语词汇关系的研判上，这主要是因为汉字单位与词汇单位（主要是语素和单音节单纯词）有着最直接的对应关系。汉语语素和核心词以单音节为主的特点以及汉字构形和构意以所记录的语素或词的音义为基础的特点，就决定了汉字、汉语语素（或词）、汉语音节具有对应性和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所以早期讨论汉字与汉语词汇关系的文献又多聚焦于汉字与汉语词汇单位的对应性、适应性，汉字字形与汉语词汇单位的音义互证等方面。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汉字不仅仅对汉语词

① [美]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0—361页。

② 参见郑振峰《20世纪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③ 参见苏新春《论汉字与汉语之间的适应性——兼评“脚与鞋子说”与“西瓜皮与西瓜瓢说”》，《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杨自俭主编《字本位理论与应用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汇单位有适应性，而且对汉语词汇施加积极影响。^①但总体而言，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缺乏多层面、多角度的系统观照。

本文在前辈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拟就汉字对汉语词汇的局部影响和系统塑造进行概要描述。

二 汉字字形为部分汉语词的创造提供物质形式和理据

汉字对汉语词汇最直接的影响是部分汉语词的产生以特定的汉字字形为依托，字形成了造词的物质形式和理据。

汉字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视觉符号，有单体字和合体字之分。单体字由笔画构成，合体字由偏旁或部件构成。不管是单体字还是合体字，在视觉上都是平面型的方块，有的还具有鲜明的形象性特点。除了极个别由一个笔画构成的单体字，如“一”“乙”外，绝大部分汉字都具有组装性和可离析性特点。

汉语词汇中有的词就是借用汉字字形的形象性特征，通过联想，将语词符号所表达的事物对象的某种突出特征跟某个汉字的字形建立起联系，从而造出与该汉字字形具有隐喻关系，但与该汉字音义无关的词，可称之为“借形造词”。例如：

一字阵 乙状结肠 十字架 十字绣 十字镐 十字花 十字路口
十字大街 丁字尺 丁字步 丁字裤 丁字镐 丁字架 丁字街
八字胡 八字眉 八字须 八字步 八字腿 人字架 人字门 人字桥
人字梯 工字钢 工字厅 川字纹 田字格 米寿 米字旗 品字莲
品字结构 井田制 回形针 国字脸

^① 参见王菲、雷旭风《试论汉字对汉语词汇的反作用》，《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徐时仪《略论汉语字与词的互动》，载《“汉语与汉字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2008年；苏新春《汉字的分词与固词作用——基于〈现汉〉2886组同音复音词的分析》，载《“汉语与汉字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2008年。

当然,其他文字符号也可为造词提供物质形式和理据,如英语的 A-frame (A 形架)、I-beam (I 形金属桁梁)、S wrench (S 形扳手)、S-curve (S 形曲线)、T-shirt (T 恤)、T-bone (丁字牛排)、U-turn (车辆等做 U 形转弯)、V sign (V 字手势)、V-neck (V 形领)、V-shape (V 字形的) 等,这反映了使用不同文字的民族在造词选材和理据择取上的共同认知心理。但相较而言,由于汉字数量多,所以利用汉字字形的“借形造词”也就更常见些,特别是在言语词汇系统中,表现更为自由。例如:

[1] 罗城,作亚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陆广微《吴地记》)

[2] 余等行经一广院后,旋至一游廊。廊濒湖滨,作之字形,极长。(裕德菱《清官禁二年记》)

[3] 已发掘的 41 座窑洞式居址大致可以分为凸字形、吕字形、甲字形和后室带有储藏室等 4 种主要形制。(新华社 2004 年新闻稿)

[4] 为了使木板紧密拼合并防止翘起,在两侧加工,使一侧成凹字形,一侧成凸字形,这种板叫企口板。((《倒序现代汉语词典》)①

又如:

[1] 有两只小山鸡争着饮水,蹬翻了小碗,在青石板上一跑,石板上印上许多小小的“个”字。(杨朔《泰山极顶》)

[2] 她勇敢地问:“喜欢我吗?”他回答了,但没有声音,也没有言语。只做了一个吕字。(周立波《山乡巨变》)

[3] 羿并不勒着马,任它奔跑,一面却拈弓搭箭,只一发,只听得铮的一声,箭尖正触着箭尖,在空中发出几点火花,两枝箭便向上挤成一个“人”字,又翻身落在地上了。(鲁迅《奔月》)②

有一种利用汉字字形造词的方法是其他语言不可能有的,那就是通过

① 用例均采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

② 用例转引自曹石珠《汉字修辞研究》,岳麓书社 2006 年版。

离析或拆解汉字来“翻造词语”。例如：

[1] 处世须存心上刃，修身切记寸边而。（吴承恩《西游记》）

[2] 本妇便害些木边之目，田下之心，要好只除相见。（冯梦龙《警世通言》）

[3] 题花笑道：“不妨。如吃完了，我有‘昔酉儿’。”紫芝道：“怎么姐姐还未出阁，预先倒喜吃‘昔酉儿’了？”题花听了，把笔放下，举着扇子赶来要打。（李汝珍《镜花缘》）

[4] 萧队长说到这儿，笑着打趣说：“童养媳是不准打八刀的。”（周立波《暴风骤雨》）

[5] 冯玉祥出生于清末，他行伍出身，爱作诗，自命为丘八诗人。（何国瑞《冯玉祥拜吴组缃为师》）

[6] 他们就动手打起来，有的丘八还跑上戏台胡闹。（巴金《家》）

[7] 原来这时候胡杏已经不在蛇冈的连部，却叫那些丘八拿绳子捆了个五花大绑，扔进一只船里，连夜解到省城去了。（欧阳山《苦斗》）^①

例[1]中的“心上刃”合为“忍”，“寸边而”合为“耐”。例[2]中的“木边之目，田下之心”乃为“相思”。例[3]中的“昔酉儿”指“醋”。例[4]中的“打八刀”是“打离婚”的意思，“八刀”合为“分”，隐指分手、离婚。例[5]例[6]例[7]中的“丘八”合为“兵”。“丘八”已被《现代汉语词典》收录。

在汉语隐语词汇里，利用汉字的构形特点造词还有一些更为特殊的方式。有的通过截取某个汉字字形的一部分，借以表示被截取汉字所记写的词语或截取下来的部分所记写的词语，如清代铜行隐语用“豆”表示数字“一”，乃是截取“壹”的结果；清代江湖隐语用“分炎”表示“火”，那

① 用例均采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

是因为“炎”字分开即为“火”；清代武术界隐语用“先张”表示“弓”，因“张”字左偏旁为“弓”，书写时先写，故称。有的通过描摹某个汉字的字形特征或借用跟某个汉字字形形象相类的事物，借以表示这个汉字所记写的词语，如旧时杭州杂货业隐语用“眠川”表示数字“三”；旧时浙东鱼行隐语用“眉毛”表示数字“八”。有的还利用汉字的笔画数或笔画特征造词，如旧时北京帮会隐语用“由、申、人、工、大、天、夫、井、羊、非”十个汉字分别表示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根据汉字的笔画出头数造词的结果。^①

三 汉字对汉语词汇单位的分化影响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古代汉字多是以独立的单个汉字记录词，近现代汉字多是以独立的单个汉字记录语素，词和语素都是词汇单位，因此可以说汉字是记录汉语词汇单位的文字体系。汉字又是表意文字体系，或字形本身具有示义性，或字形固化了词或语素的意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汉字可以不依赖语言而具有表意功能，是具有独立性的第二符号系统，这就是索绪尔将汉字称为“观念的符号”“第二语言”的原因，也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以字为单位或者是“以字为词”^②的原因。汉字同表音文字的字母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们不是简单地记录语言的语音单位（音素或音位），而是既受制于所记录的词或语素，又独立存在与发展，对汉语词或语素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明显的反作用，特别是对书面语词汇来说更是如此。

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体，而汉语的音节数量有限，口语中存在大量同音词。汉字构形因义而设，所以字形数量比音节数量多得多，口语同音词可在书面上得到有效区分。汉字以形别义区分同音词的功能人所共

① 刘中富：《汉字的字形特点与秘密语造词》，《汉字文化》2003年第3期。

② 苏新春：《论古代语言研究中“以字为词”的合理性》，《川东学刊》1995年第3期。

知，无须多说。

因字形的孳乳分化而导致词的分化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无论传统语言文字学著作，还是现代语言学论著都多有论及。因字形的孳乳分化而导致词的分化的最典型实例是用不同的字形分化词的本义与假借义或本义与引申义，如“莫”与“暮”，“其”与“箕”，“反”与“返”，“原”与“源”，“取”与“娶”，“支”“枝”与“肢”等。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文字一旦分化，即使语音不变，使用汉字的人通常就会因字形的不同，把本源字和孳乳字，当成两个各自独立的字，而在词汇学里也就被当作两个同音词”^①。这种状况在以单音词为主体的上古汉语词的分化中尤为常见，“由于汉语音节的数量有限，词的派生便自然而然地以造字作为一种手段，即字变成为造词的一种标志”^②。

一组异体字，本来记录功能完全相同，但因书写形式不同，人们往往视为不同的字，在发展过程中分化其功能，使其成为记录不同词或语素的字，从而产生不同的词或语素，这也是汉字分化和固化词语的表现。例如，《说文》：“氛，祥气也。从气，分声。雾，氛或从雨。”据《说文》可知，“氛”“雾”本为异体字。由于二字意符不同，在使用过程中人们逐渐使其分工，仍用“氛”表示“祥气”或泛指“气”，用“雾”表示“雾气”，久而久之，“氛”“雾”分化为记录功能不同的字，语言上也就分化为不同的词或语素。还有更复杂的情况，甲、乙二字本来就是记录功能不同的字，但因读音相同，经常用来记录同一个词汇单位，成了记词功能相同的异体字，然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二字又重新分工，各司其职，记录不同的词。例如，“倡，乐也。”颜师古《急就篇注》：“倡，乐人也。”《说文》：“唱，导也。”据此可知，“倡”“唱”二字本来记录不同的词。段玉裁《说文注》：“唱……古多以倡字为之。”这又说明，“倡”“唱”曾成为记词功能相同的异体字。现如今，“倡”“唱”又成了不同的词或语素。

① 王理嘉：《文字孳乳和词的音义关系》，《汉语学习》1991年第4期。

② 徐时仪：《语言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

由于汉字同音字多,或由于附会,常造成书写时误书,从而形成某些词的异形,而这种异形又往往流传开来,时间久了就会得到认同,甚至有人会视为不同的词。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等只收“喉结”,不收“喉节”。“喉结”理据鲜明,“喉节”理据不明显,或者有附会的理据。从实际应用看,“喉结”和“喉节”都有使用,CCL语料库现代汉语部分中“喉结”的词频是70,“喉节”的词频是16。从具体用例看,“喉节”与“喉结”音义完全相同,起初很可能是误书“喉结”为“喉节”,但“喉节”在一些名家作品中也有出现。如:

[1] 就是他么?那是高撑着两根颧骨,一个瘦削的鼻头,两只大廓落落的眼睛,而又满头乱发,一部灰黄的络腮胡子,喉节就像小拳头似的突出来;——这简直七分像鬼呢!(茅盾《秋收》)

[2]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阿城《棋王》)

[3] 他抽动了一下喉节,嚅动着嘴唇,像是在做唱前的准备工作。(迟子建《原野上的羊群》)

[4] 马锐竭力忍着泪水,小小的喉节咕噜着上下滚动。(王朔《我是你爸爸》)

[5] 短短几个月,得屋长高了半个头,下巴上冒出了胡茬,喉节像锥子一样刺出来。(池莉《你是一条河》)

如果着眼于实际应用,从约定俗成的观点,可以把“喉节”视为“喉结”的异形,以“喉结”为规范词形。可是,200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A001)的形式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课题组研制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该词表将“喉结”和“喉节”作为不同的词同时收录,“喉结”的频序号是36813,“喉节”的频序号是51411。又如,《现代汉语词典》只收“览胜”,不收“揽胜”。《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览胜”和“揽胜”处理为异形词,以“览胜”为规范词形。二词都指“观赏胜景或游览胜地”,

目前,学术界存有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就是像“脸形”和“脸型”之类,究竟应把它们视为意义有别的同音词,还是看成音义完全相同的异形词?问题的症结往往存在于对构词中不同汉字所代表的语素的理据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把它们视为不同的词,主要是受到构词中不同汉字所代表的语素的理据意义不同的影响;而将它们处理为异形词,主要是受到它们在使用中已混用、表义功能相同的语用表现的影响。我们认为,这类词在造词之初理据不同,意义有别,只是在后来的使用中由于同音且意义相近而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通用情况,只要构词中不同的汉字所代表的语素还有表义作用,哪怕比较模糊,还是应该看作同音的不同词,不宜扩大异形词的处理范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脸形”为规范词形,将“脸型”作为异形处理,不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不作异形词处理,是可取的。从CCL语料库现代汉语部分的具体用例看,“脸形”和“脸型”虽有混用的实例,但使用上还是有明显的分工,正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释义所显示的那样,“脸形”指“脸的形状(侧重于个体特征)”,“脸型”指“脸的类型(侧重于共同特征)”。例如:

[3] 月光下只见他健壮的身材，脸形挺端正的，腮边黑茸茸的，